

神秘瑰宝榆林窟

□ 文/图 黄河

在中国西部的深山峡谷里，深藏着一座佛教石窟，距今1500多年。它规模不大，却被称作敦煌莫高窟的“姊妹窟”，所藏艺术珍宝价值连城，其身世也是扑朔迷离。这座石窟就是距离莫高窟70公里外的榆林窟。

彩塑壁画绚烂瑰丽

榆林窟，开创于隋、唐之前，后在唐、五代、宋、西夏、元、清又有新的开凿和塑绘，属于敦煌莫高窟的分支，是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它现存41个洞窟，彩塑100余尊，第6号窟内有一高22米的释迦牟尼大金佛像，神态怡然，金碧辉煌，属唐代遗留的少有佳作。第3号窟中央为8大金刚簇围释迦牟尼及其众弟子群像，18罗汉个个活灵活现，显示了古代工匠对于重心力学运用的高超技巧，为榆林窟彩塑的精品代表作。

相比莫高窟，榆林窟的更高成就在壁画上，残存的壁画约有1000平方米，与莫高窟同样精美，内容也十分丰富，有佛和菩萨画像，有场面宏大的经变故事画，有繁多的花卉禽兽和精致的装饰图案，有供养人和世俗社会生活场面及百姓人物画，还有不少外国人的生活画。更可喜的是画上出现有不少画工题名，是研究我国石窟艺术历史的珍贵资料。

尤其是第25窟盛唐的所有壁画，斑斓如新，是榆林窟保存最好的壁画，也是敦煌艺术和唐代壁画中罕见的珍品，无与伦比地展现了唐代佛教艺术富丽、丰腴健康的典型特征，且里面明显含有吴道子的画风。无论“西方净土变”、“弥勒净土变”、“舞乐图”，还是南北天王、文殊、普贤、众多飞天，以及

反映世俗社会生活的“耕获图”、“宴会图”、“写经图”、“探亲图”，都美轮美奂，令人倾倒。

与莫高窟不同的是，榆林窟里现实生活的人物画作非常多，尤其五代和宋代等后期的洞窟，供养人画像明显增多，有不少优秀作品。如五代宋初的河西节度使曹议金，在其3代143年的执政期间大造的石窟，竟占榆林窟总数的一半，而且壁画内容大量是他及其家眷的



画像，其历史和艺术的价值都很高。

西夏和元代的壁画，在风格和题材上独具一格，补莫高窟之不足，出现了水月观音、密宗曼荼罗等前代少见的题材；人物画中还出现了西夏人和蒙古人形象，比如西夏及元代农耕、婚娶、剃度、打铁、酿酒和舞蹈等民间生活的画面。更有趣的是，在西夏的洞窟里，还发现了3幅唐玄奘取经图，这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唐僧取经壁画，比《西游记》诞生早300多年，这3幅画里，只有唐僧和孙行者师徒二人，没有猪八戒

和沙和尚，非常珍贵。

镇窟之宝“象牙佛”的传奇

清朝嘉庆年间，一位叫吴栋云的内地喇嘛云游至此，重修佛窟，护弘佛旨。一天，他带人清理一个佛窟（即现在第4号窟）的流沙时，发现了一个黄绸包袱，打开8层哈达包布，原来是一尊精美的象牙佛雕珍宝。佛雕为两瓣可开合，高15.9厘米、厚3.5厘米、中宽15.7厘米，打开来两面各有25个小格，小格里刻有50个不同的佛经传故事图像，总共有279个人物、12尊车马，均栩栩如生。合起来，佛雕的外形是双手捧着佛塔的普贤骑象图，有很浓的印度风格。

吴栋云高兴至极，觉得这是佛祖显灵，弘兴榆林窟的吉兆，便举行了法会，将象牙佛小心供奉起来。从此，远近信众纷至沓来，香火不断。

到清同治年间，社会动乱，乱匪洗劫榆林窟，住持杨元因拒绝交出象牙佛而被杀害。继任主持李教宽接受教训，干脆带着象牙佛离开了安西，打算回故乡金塔暂避，途经肃州（今酒泉）时却因病去世。临终前他将象牙佛托付给笃信佛教的一位乡绅盛居士，后几经辗转，象牙佛流落金塔梁贡之手。光

绪三十年，榆林窟的新住持、80岁的严教荣闻知象牙佛的下落，将象牙佛重新请回榆林窟。

宣统年间，严教荣死于战乱，象牙佛传与新住持马荣贵。马荣贵不敢再把象牙佛公开供奉而秘藏起来，10年后他将其秘传给了弟子郭元亨，并反复叮嘱他：“万佛峡的这尊宝物，人死窟塌，决不能失传！”半年后，马荣贵被兵匪所害，收藏和保护象牙佛的重任又落在郭元亨身上。

一天，国民党军阀马布青逼迫郭元

亨交出象牙佛。郭元亨巧言以对：“听说过，但从没见过。”贼匪们不甘心，推倒舍得塔，铲掉壁画，砸碎佛塑……

后又来了一伙匪徒搜寻，还是没得逞，便杀了郭元亨的一个徒弟，以死威胁郭元亨交出象牙佛，但他还是一口咬定“没见过”。

匪徒便扒光了郭元亨的衣服，把沾上清油的棉花贴在他身上点着烧了。郭元亨遍体烧伤，在大热天里伤口很快化脓腐烂生了蛆，后经好友用民间土方洗伤杀蛆，才保住了生命，但从此他的右背肌肉大都僵死，左臂肌肉萎缩残疾，下身生殖器也脱落了。

为了保护象牙佛，防备再有闪失，郭元亨遂将它装入铁匣子，秘密转移到榆林窟，藏到一个悬崖上废弃的老鹰洞里。

后来，张大千到榆林窟临摹画时也曾问过，并愿以两千银元购买；于右任巡视敦煌间，也来榆林窟打听象牙佛，均被郭元亨巧言骗过。但地方狗官不好对付，1947年冬，国民党安西县参议员刘永宽，自恃地方权势人物，策划了一个抓捕郭元亨逼抢象牙佛的阴谋，因消息走漏没有抓到郭元亨，后经刘永宽的恩师从中说情斡旋，才平息此事，脱免了又一场灾难。

历尽风险22年，郭元亨在万佛峡深山中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，保护了象牙佛这一稀世珍宝。1949年安西解放，郭元亨毫不犹豫地把这尊宝物献给了人民政府，政府嘉奖了他的爱国行为，并任命他为榆林窟文物保管员。后郭元亨还先后被选为乡、县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

员。1976年，郭元亨老人因病去世，享年81岁。按他的遗嘱，他的尸骨埋在了榆林窟附近。

这尊历经磨难、万劫不灭的象牙佛，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。经考证，象牙佛系古印度健陀罗雕刻艺术作品，可能是印度传法高僧或中国去印学经僧人带来，刻制年代可能在唐以前，文物价值极高，是当时中印文化交流的罕见物证。

张大千与榆林窟的不解缘

张大千对敦煌艺术非常仰慕。1941年他带着夫人杨宛君、儿子张心智，以及几个学生长途跋涉去敦煌临摹壁画。

在路过安西时，他偶闻有一座榆林窟，里面藏有很多年代久远的彩塑和壁画。他便与著名书画家范振绪一起，乘马车去榆林窟参观了两天，十分感叹里面的壁画和泥塑，还在那里赋诗一首：“摩挲洞窟记循行，散尽天花佛有情，晏生小桥听流水，乱山回首夕阳明。”并且当即做出了敦煌莫高窟临摹结束返回时，再来榆林窟进行壁画临摹的决定。

1941年10月

18日，张大千在赶往安西送于右任时，又去了一趟榆林窟。他带着学生在榆林窟呆了半个月，临摹了第25窟的盛唐巨幅经变图和第16窟的部分壁画。这是榆林窟最有代表性、保存最好的壁画。

在莫高窟临摹计划完成后的

1943年5月，张大千第三次来到榆林窟，开始正式临摹这里的壁画。

为了便于作画，张大千把画室设在大佛洞窟前两侧的大空房里，带着所有临画的人仔细观看了各个洞窟，做了30多个编号，确定了临摹的壁画。他对学生的说：“有人批评中国画里没有透视，这里的建筑画就有透视，只不过是按需要，以画面景物的远近距离来表达罢了。”

他认为，中国画的“远山无皱”、“远水无波”和“远人无目”，在榆林窟壁画中也有很好的表现。

为了争取时间，他们白天光线好的时候加紧临画，晚上提着煤油灯抬着小木梯，加班到各洞窟做各种记录工作至深夜，常常每天忙碌十几个小时，比在莫高窟时还辛苦。

一个半月后，他们终于完成了预定的唐代《西方净土变》《吉祥天女》，大势至菩萨和西夏《水月观音》，以及供养人像等60多幅作品，不少是原大临作。

从安西回到兰州后，张大千为扩大敦煌石窟艺术的影响，引起各方面对石窟的关注和保护，于当年8月在兰州举办了《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》，展出了莫高窟和榆林窟各10幅代表性临作。当天，甘肃党政军要员朱绍良、谷正伦、高一涵、鲁大昌和张维亲自出席开幕式，观者万余人，轰动一时。



▲ 郭元亨老道遗像

▲ 象牙佛内刻经变图



▲ 1943年张大千、常书鸿等人在榆林窟合影